HCO_3^- , SO_4^{2-} 和 Cl^- 混合体系中 Cu 点蚀行为的研究 *

王长罡 董俊华 柯 伟 李晓芳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金属腐蚀与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沈阳 110016)

摘要 在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及不同浓度配比的 SO₄²⁻ 和 Cl⁻ 混合溶液中,利用循环极化电化学测试方法和 SEM, 对 Cu 工作电极的循环极化行为和点蚀表面形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结果表明, SO₄²⁻ 或 Cl⁻ 均能促进 Cu 的阳极溶解,且二者 间存在交互作用. Cl⁻ 能降低 Cu 电极的腐蚀电位,增强其电化学活性. 在点蚀敏感区域图中, Cu 发生点蚀的临界 Cl⁻ 浓度为 0.02 mol/L. 当 Cl⁻ 浓度较低时, SO₄²⁻ 对点蚀敏感性无影响; 当 Cl⁻ 浓度为中等时, SO₄²⁻ 抑制点蚀; 当 Cl⁻ 浓度较高时, SO₄²⁻ 使 Cu 点蚀敏感性先升高后降低. 无论 SO₄²⁻ 浓度的高低, Cl⁻ 都能促进点蚀. 在本研究体系中, Cu 的点蚀敏感性强烈 地受到 Cl⁻ 和 SO₄²⁻ 的影响.

关键词 高放废物地质处置, Cu, 点蚀, HCO₃⁻, SO₄²⁻, Cl⁻
 中图法分类号 TG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12−1961(2013)02−0207−07

INVESTIGATION ON PITTING CORROSION BEHAVIOR OF COPPER IN THE MIXED SOLUTION OF HCO_3^- , SO_4^{2-} AND Cl⁻

WANG Changgang, DONG Junhua, KE Wei, LI Xiaofang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Corrosion and Protection, Institute of Metal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

Correspondent: DONG Junhua, professor, Tel: (024)23915912, E-mail: jhdong@imr.ac.cn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51071160) Manuscript received 2012–06–15, in revised form 2012–10–28

ABSTRACT In this work, the pitting corrosion behavior of Cu in the mixed solution of HCO_3^- , Cl^- and $SO_4^{2^-}$ simulating groundwater was investigated by means of cyclic polarization test and SEM microscop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SO_4^{2^-}$ and Cl^- can synergistically promote the anodic dissolution of Cu electrode. Cl^- can decrease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of Cu to enhance its electrochemical activity. The plot of pitting sensitivity of Cu showed that the pitting critical concentration of Cl^- was 0.02 mol/L.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Cl^- was low, $SO_4^{2^-}$ did not affect the pitting susceptibility;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Cl^- was in the middle, $SO_4^{2^-}$ strongly inhibited the pitting corrosion of Cu;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SO_4^{2^-}$. Regardless of what concentration of $SO_4^{2^-}$, Cl^- can promote the pitting corrosion of Cu. In the current solution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the pitting corrosion of Cu was sorely sensitive to $SO_4^{2^-}$ and Cl^- .

KEY WORDS high-level radioactive waste, copper, pitting, HCO_3^- , SO_4^{2-} , Cl^-

核能的开发利用在带来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 产生大量放射性废物,对人类的生存条件提出了严峻的挑 战.这些废物含有放射性强、发热量高、毒性大、半衰期 长的核素,必须与人类生存环境长期、可靠地隔离.对高放射性核废物进行深部地质处置是多数核能源国家采取的首选方案^[1].高放废物的地质处置库应具有多重屏障功能,包括高放废物玻璃固化体、承装玻璃固化体的容器 罐、地质处置罐、膨润土缓冲屏障层以及稳定的地质围岩结构等.在这些多重屏障组成中,地质处置罐是阻止核素从玻璃固化体渗出和泄漏的第一道安全屏障,其服役寿命主要受金属耐腐蚀性能的制约.因此,处置罐的选材必须充分考虑材料的耐腐蚀性.文物考古中对古代 Cu 器具的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51071160

收到初稿日期:2012-06-15,收到修改稿日期:2012-10-28 作者简介: 王长罡,男,1985年生,博士 DOI: 10.3724/SP.J.1037.2012.00357

大量发现表明 Cu 的化学稳定性较好, 被认为是制造高放 废物地质处置容器的候选材料之一. 但是, 在考古中发现 许多 Cu 制文物也会在挖掘环境中发生严重的腐蚀, 因此, 不能绝对地说 Cu 在地质处置的数千年时间里是绝对安全 的,仍需要针对具体的地质处置环境开展系统的研究.在 地质处置坑道回填初期,从地表空气中带入的 O2 仍会存 在于回填材料的间隙中, 甚至存留数百年之久, 其后逐渐 被地质层中的还原性物质的还原而消耗殆尽, 这时, 地质 处置环境才变为无 O2 的还原性环境. 由于 Cu 转化为 Cu(I)及Cu(II)的平衡电位均高于析氢平衡电位,因此, 只有 O2 的还原才能支持其腐蚀. 所以, 对 Cu 腐蚀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处置初期的有 O₂ 期间, 其腐蚀方式主要与 地下水介质中所含的阴离子种类和含量有关. Cu 的点蚀 经常发生在电厂或其它换热设备的冷凝水管中^[2],腐蚀环 境多为含有 HCO_3^- , SO_4^{2-} 和 Cl^- 的有 O_2 水化学环境. HCO_3^- , SO_4^{2-} 和 Cl⁻ 3 种离子对 Cu 的点蚀行为起到 不同的作用,关于它们作用的具体形式也众说纷纭^[3-7]. 有的研究认为, SO₄²⁻ 和 Cl⁻ 作为侵蚀性离子促进 Cu 发生点蚀^[8-12], HCO₃ 促使 Cu 表面钝化并抑制点蚀 发生 [13]. 目前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 甘肃北山地区已被 列为我国进行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的一个主要候选场址,研 究^[14] 表明, 北山地区的地下水也主要含有这 3 种阴离子, 目前对 Cu 在含有这 3 种阴离子的水环境中发生点蚀的 行为还没有系统地开展过研究.因此,模拟北山地下水化 学环境,系统地研究 Cu 的腐蚀热力学和动力学特征十分 必要^[15-18].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19,20]发现, 在较单一的 Cl^-/HCO_3^- 和 SO_4^{2-}/HCO_3^- 体系中, Cl^- 或 SO_4^{2-} 均 能促进 Cu 发生点蚀; 而 HCO₃ 对 Cu 点蚀的作用存在 一个浓度极值 (0.08 mol/L), 在这个浓度下, Cu 的点蚀 情况最为严重. 根据文献 [14] 的报道, 针对北山候选场址 的深层环境中地下水含有 HCO₃, SO₄²⁻ 和 Cl⁻ 3 种离 子的事实, 本工作以 Cu 发生最严重点蚀的 0.08 mol/L NaHCO₃ 为基础溶液,系统调整其中的 Cl⁻ 和 SO₄²⁻ 浓 度,针对 Cu 在三离子混合体系中的点蚀进行系统的研究. 总结三离子混合体系中,Cu 发生点蚀的临界条件,以及 Cl⁻ 和 SO₄²⁻ 对 Cu 点蚀行为的影响.

1 实验方法

实验溶液的离子含量如表 1 所示, 溶液均以分析纯 试剂和去离子水配制.

研究电极材料为纯度 99.9% 的工业纯 Cu. 切割 成 10 mm×10 mm×6 mm 的块状试样,工作面积为 100 mm²,其余表面用环氧树脂密封. 先以 800—1200 号水磨砂纸逐级打磨,再用 0.5 μ m 抛光剂抛光,最后用 水和丙酮清洗表面,待用. 在盛有已配制好的电解质溶液 的敞口电解池中,以 Pt 片作为辅助电极,饱和甘汞电极 (SCE) 为参比电极,对 Cu 工作电极进行循环极化测试. 循环极化的电位扫描速率为 5 mV/s^[21];扫描电位范围为 从开路电位以下 100 mV 向上正扫到 1200 mV 后,再回 扫到开路电位. 采用 FEI 公司生产的 INSPECTF 扫描 电子显微镜 (SEM) 观察腐蚀后的表面微观形貌.文中所 用电位均为相对于 SCE 的电位,实验温度为室温,25 °C.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1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SO₄²⁻/Cl⁻ 体系 中 Cu 的循环极化行为

2.1.1 SO_4^{2-} 浓度对 Cu 电极循环极化行为的影响 图 1a 所示为在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Cl⁻ 浓度 为 0.02 mol/L 溶液中, SO_4^{2-} 浓度分别为 0.005, 0.10 和 0.30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的循环极化曲线. 可以 看出, 当电极电位正扫时, 3 条曲线的腐蚀电位均处于约 -80 mV. 在随后扫描电位上升的过程中, 阳极电流密度随 电极电位升高而迅速增大, 3 条曲线上电流密度在 0 mV 左右经过一个 S 型转折. 当电位扫描到 +200 mV 左右

表1 正交实验中 SO₄²⁻ 和 Cl⁻ 的浓度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Table 1 Concentrations of SO_4^2 and CI^- in the experiment with HCO_3 concentrations	ration 0.08	mol/I
--	---------------	-------

									(mo	(mol/L)	
Cl-	0.005	0.01	0.02	0.04	0.06	0.10	0.14	0.18	0.40	0.60	
SO_4^{2-}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06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8	0.18	0.18	0.18	0.18	0.18	0.18	0.18	0.18	0.18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3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0.40	



图 1 SO₄²⁻ 浓度对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SO₄²⁻/Cl⁻ 正交体系中 Cu 电极的循环极化曲线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SO₄²⁻ concentration on the cycle polarization curves of copper with Cl⁻ concentrations 0.02 mol/L (a), 0.04 mol/L (b), 0.10 mol/L (c) and 0.60 mol/L (d)

时,3条曲线的电流密度随电位升高而增大的速度又趋于 缓慢.回扫的自腐蚀电位均位于 +10 mV 左右.在该环境 中所有循环极化曲线的阳极部分都表现为活性溶解特征, 即电流密度随电位升高而显著增大.且随着 SO_4^{2-} 浓度的 升高,循环极化曲线的阳极电流密度逐渐增大. SO_4^{2-} 浓度为 0.005 和 0.10 mol/L 时,循环极化曲线的回扫电流 密度与正扫电流密度几乎相等; SO_4^{2-} 浓度为 0.30 mol/L 时,循环极化曲线的回扫电流密度小于正扫电流密度.说 明在该环境中, Cu 电极的阳极极化过程没有发生点蚀.

图 1b 所示为在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Cl⁻ 浓 度为 0.04 mol/L 溶液中, SO₄²⁻ 浓度分别为 0.005, 0.10 和 0.30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的循环极化曲线. 可以 看出, 当电极电位正扫时, 3 条曲线的腐蚀电位均处于约 -100 mV. 在随后扫描电位上升的过程中, 阳极电流密度 随电极电位升高而迅速增大, 在 +50 mV 左右电流密度 经过一个 S 型转折, 而后电流密度继续迅速增大. 当电 位扫描到 +200 mV 左右时, 3 条曲线的电流密度随电位 升高而增加的速度又趋于缓慢. SO₄²⁻ 浓度为 0.005 和 0.10 mol/L 时曲线的电流密度在 +650 mV 左右开始减 小, 随后继续增大. 3 条曲线的回扫自腐蚀电位分别位于 -40, -5 和 +20 mV. 所有循环极化曲线的阳极部分都表 现为活性溶解特征, 且随着 SO₄²⁻ 浓度的升高, 循环极化 曲线的阳极电流密度逐渐增大.循环极化曲线阳极部分的 回扫电流密度大于正扫电流密度,出现滞后环.说明在该 环境中,Cu电极的阳极极化过程发生了点蚀.

图 1c 所示为在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Cl-浓度为 0.10 mol/L 溶液中, SO₄²⁻ 浓度分别为 0.005, 0.10 和 0.30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的循环极化曲线. 可以看出,当电极电位正扫时,3条曲线的腐蚀电位分别 位于约 -220, -180 和 -120 mV. 在随后扫描电位上升 的过程中, SO₄²⁻ 浓度为 0.005 和 0.10 mol/L 2 条曲 线的电流密度先迅速增大,后分别在 +10 和 +100 mV 左右出现一个 S 型转折, 经过电流密度进一步上升之后, 又分别在 +500 和 +600 mV 左右出现一个 S 型转折. SO_4^{2-} 浓度为0.30 mol/L 曲线的电流密度先迅速增大, 在 +100 mV 左右增大速度放缓. 3 条曲线回扫的自腐蚀电 位分别位于+15,0和-30mV 左右.所有循环极化曲线的 阳极部分都表现为活性溶解特征,且随着 SO_4^{2-} 浓度的升 高,循环极化曲线的阳极电流密度逐渐增大. Cu 电极的循 环极化曲线阳极部分的回扫电流密度大于正扫电流密度, 出现滞后环. 说明在该环境中, Cu 电极的阳极循环极化 过程发生了点蚀.

图 1d 所示为在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Cl⁻ 浓 度为 0.60 mol/L 溶液中, SO₄²⁻ 浓度分别为 0.005, 0.10 和 0.30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的循环极化曲线. 可以 看出,当电极电位正扫时,3条曲线的腐蚀电位均位于约 -200 mV. 在随后扫描电位上升的过程中, 3 条曲线的电 流密度先迅速增大,在0mV 左右3条曲线的电流密 度均出现一个 S 型转折, 之后 SO₄²⁻ 浓度为 0.005 和 0.10 mol/L 曲线的电流密度继续增大. 而 SO₄²⁻ 浓度 为 0.30 mol/L 曲线的电流密度在 +200 mV 左右又出 现一个 S 型转折后继续增大. 电位回扫过程中, SO_4^{2-} 浓 度为 0.005 和 0.10 mol/L 曲线较为曲折, 而 SO_4^{2-} 浓 度为 0.30 mol/L 曲线较为平滑. 3 条曲线的回扫自腐蚀 电位分别位于 -100, -80 和 -20 mV 左右. 所有循环极 化曲线的阳极部分都表现为活性溶解特征,且随着 SO_4^{2-} 浓度的升高,循环极化曲线的阳极电流密度有小幅度增大. Cu 电极的循环极化曲线阳极部分的回扫电流密度大于正 扫电流密度,出现滞后环.说明在该环境中,Cu的阳极极 化过程发生了点蚀.

2.1.2 Cl⁻ 浓度对 Cu 电极循环极化行为的影响 从图 2a 可以看出, SO₄²⁻ 浓度为 0.005 mol/L 时, Cl⁻ 浓度分别为 0.02, 0.04, 0.10 和 0.60 mol/L 时, 4 条循 环极化曲线的正扫自腐蚀电位分别位于 -80, -90, -220 和 -200 mV, 回扫自腐蚀电位分别位于 10, -40, 15 和 -100 mV, 二者皆有下降的趋势. 当 Cl⁻ 浓度为 0.04, 0.10 和 0.60 mol/L 时, 随着 Cl⁻ 浓度的升高, 3 条曲线 的阳极电流密度逐渐增大.

从图 2b 可以看出, SO₄²⁻ 浓度为 0.10 mol/L 时, Cl⁻ 浓度分别为 0.02, 0.04, 0.10 和 0.60 mol/L 时, 4 条循环极化曲线的正扫自腐蚀电位分别位于 -70, -100, -180 和 -200 mV, 回扫自腐蚀电位分别位于 0, -5, 0 和 -80 mV, 二者皆有下降的趋势. 当 Cl⁻ 浓度为 0.04, 0.10 和 0.60 mol/L 时, 随着 Cl⁻ 浓度的升高, 3 条曲线的阳 极电流密度逐渐增大.

从图 2c 可以看出, SO₄²⁻ 浓度为 0.30 mol/L 时, Cl⁻ 浓度为 0.02, 0.04, 0.10 和 0.60 mol/L 的 4 条循环极化曲线的正扫自腐蚀电位分别位于 -90, -100, -120 和 -210 mV, 回扫自腐蚀电位分别位于 +20, +20, -30 和 -20 mV, 二者皆有下降的趋势. Cl⁻ 浓度为 0.04 mol/L 时曲线滞后环宽度较小, 且电流密度与 Cl⁻ 浓度为 0.10 mol/L 时曲线的回扫电流密度大小相当. 二 者的电流密度远小于 Cl⁻ 浓度为 0.60 mol/L 曲线的阳 极曲线电流密度.

综上所述,在 Cl⁻ 浓度为 0.02, 0.04, 0.10 和 0.60 mol/L 时,随着 SO₄²⁻ 浓度的升高,循环极化曲线的 阳极溶解电流密度有增大的趋势. 说明在该体系中, SO₄²⁻ 能够促进 Cu 电极表面的阳极溶解. 当 Cl⁻ 浓度小于或 等于 0.02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无点蚀现象; 当 Cl⁻ 浓 度大于 0.02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出现点蚀现象. 在 3



 图 2 Cl⁻ 浓度对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SO₄²⁻/Cl⁻ 正 交体系中 Cu 电极的循环极化曲线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Cl⁻ concentration on the cycle polarization curves of copper with SO_4^{2-} concentrations 0.005 mol/L (a), 0.10 mol/L (b) and 0.30 mol/L (c)

种 SO₄²⁻ 浓度的环境中,随着 Cl⁻ 浓度的升高,循环极 化曲线的正扫和回扫自腐蚀电位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同 时,随着 Cl⁻ 浓度的升高,循环极化曲线高电位区的阳极 电流也有明显增大的趋势.这说明,在该体系中 Cl⁻ 能够 降低 Cu 电极的腐蚀电位,增强其电化学活性.同时 Cl⁻ 也能提高 Cu 电极的腐蚀速率,促进其阳极溶解.

2.2 循环极化后 Cu 电极的表面点蚀形貌

图 3 为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SO₄²⁻/Cl⁻⁻ 体 系中, 不同浓度 SO₄²⁻ 和 Cl⁻⁻ 循环极化测试后, Cu 工作 电极表面去除腐蚀产物之后的腐蚀形貌的 SEM 像.



图 3 循环极化测试后 Cu 电极表面形貌

 $\begin{array}{l} {\bf Fig.3} & {\rm Microstructures \ of \ copper \ after \ cyclic \ polarization \ in \ 0.08 \ mol/L \ HCO_3^-, \ SO_4^{2-}/HCO_3^- \ solution \ with \\ & 0.02 \ mol/L \ Cl^-+0.005 \ mol/L \ SO_4^{2-} \ (a), \ 0.02 \ mol/L \ Cl^-+0.10 \ mol/L \ SO_4^{2-} \ (b), \ 0.02 \ mol/L \ Cl^-+ \\ & 0.30 \ mol/L \ SO_4^{2-} \ (c), \ 0.04 \ mol/L \ Cl^-+0.005 \ mol/L \ SO_4^{2-} \ (d), \ 0.04 \ mol/L \ Cl^-+0.10 \ mol/L \ SO_4^{2-} \ (e), \ 0.04 \ mol/L \ Cl^-+0.30 \ mol/L \ SO_4^{2-} \ (f), \ 0.10 \ mol/L \ SO_4^{2-} \ (g), \ 0.10 \ mol/L \ Cl^-+ \\ & 0.10 \ mol/L \ SO_4^{2-} \ (h), \ 0.10 \ mol/L \ Cl^-+0.30 \ mol/L \ SO_4^{2-} \ (i), \ 0.60 \ mol/L \ Cl^-+0.005 \ mol/L \ SO_4^{2-} \ (j), \\ & 0.60 \ mol/L \ Cl^-+0.10 \ mol/L \ SO_4^{2-} \ (k) \ and \ 0.60 \ mol/L \ Cl^-+0.30 \ mol/L \ SO_4^{2-} \ (l) \end{array}$

当 Cl⁻ 浓度为 0.02 mol/L 时,在 SO₄²⁻ 浓度 为 0.005, 0.10 和 0.30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均 未观察到明显点蚀坑,如图 3a—c 所示. Cl⁻ 浓度为 0.01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亦无点蚀坑出现. 说明在 该体系中,当 Cl⁻ 浓度低于或等于 0.02 mol/L 时,无论 SO₄²⁻ 浓度是大或小, Cu 的点蚀敏感性极低,均可视作不

发生点蚀. 这与循环极化曲线的结果相符.

当 Cl⁻ 浓度为 0.04 mol/L 时,在 SO₄²⁻ 浓度为 0.005 mol/L 的环境中,Cu 电极表面点蚀坑分布密度 较大,蚀坑形状为圆斑状且深度较浅,圆斑直径在 10— 50 μ m 之间分布,如图 3d 所示. 当 SO₄²⁻ 浓度为 0.10 和 0.30 mol/L 时,Cu 电极表面腐蚀形貌相似. 点蚀坑形

状不规则且深度较浅,部分点蚀坑之间连接成片,点蚀坑 分布密度较大,如图 3e 和 f 所示.图 3d 和 f 中点蚀损伤 程度相似.

当 Cl⁻ 浓度为 0.10 mol/L 时,在 SO₄²⁻ 浓度为 0.005 mol/L 的环境中,Cu 电极表面点蚀坑呈圆形坑 状,点蚀坑内部充满腐蚀产物. 蚀坑深度较深且直径较 大,最大的点蚀坑直径可达 150 μ m,在面积为 600 μ m× 600 μ m 的视野中分布有 9 个点蚀坑,如图 3g 所示. 当 SO₄²⁻ 浓度为 0.10 mol/L 时,去除腐蚀产物后的 Cu 电极表面较为平滑,点蚀坑呈圆形,坑内有腐蚀产物,最大的 点蚀坑直径为 50—60 μ m,在面积为 600 μ m×600 μ m 的视野中分布有 5 个点蚀坑,如图 3h 所示. 当 SO₄²⁻ 浓 度为 0.30 mol/L 时,去除腐蚀产物后的 Cu 电极表面较 为平滑,点蚀坑呈圆形,坑内有腐蚀产物,最大的点蚀坑 直径为 40 μ m,在面积为 600 μ m×600 μ m 的视野中分 布有 2 个点蚀坑,如图 3i 所示. 可见,当 Cl⁻ 浓度为 0.10 mol/L 时,随着 SO₄²⁻ 浓度的升高,点蚀坑直径减 小,密度减小,点蚀敏感性降低.

当 Cl⁻ 浓度为 0.60 mol/L 时,在 SO₄²⁻ 浓度 为 0.005 mol/L 的环境中,去除腐蚀产物后 Cu 电极 较为平整,点蚀坑深度很浅呈斑状,最大点蚀坑直径可达 160 μ m. 点蚀坑分布较密集,在面积为 600 μ m×600 μ m 的视野中分布有 26 个点蚀坑,如图 3j 所示. 当 SO₄²⁻ 浓度为 0.10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点蚀坑深度很深,且 呈条状,条形长度可达 500 μ m. 此时,蚀坑对 Cu 电极 表面的损伤程度最大,如图 3k 所示. 当 SO₄²⁻ 浓度为 0.30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点蚀坑很深呈圆坑状,最大 点蚀坑直径在 40 μ m. 在面积为 600 μ m×600 μ m 的视 野中分布有 8 个点蚀坑,如图 3l 所示.

综上所述, Cu 电极表面腐蚀形貌可按照 Cl⁻ 浓度 的不同进行分类. 当 Cl⁻ 浓度较低时 (0.02 mol/L), Cu 电极表面腐蚀形貌极为相似, 均呈现蚀坑直径小、深度浅 和单位面积内蚀坑数量众多的特点. 此时, 随着 SO_4^{2-} 浓 度的升高, 蚀坑特点无明显变化; 当 Cl⁻ 处于中等浓度时 (0.10 mol/L), 单位面积内蚀坑数量相对较少, 蚀坑深度 较低 Cl⁻ 浓度时有所加深. 此时, 随着 SO_4^{2-} 浓度的升 高, 蚀坑数量明显减少, 蚀坑直径和深度也有减小的趋势; 当 Cl⁻ 浓度较高时 (0.6 mol/L), 随着 SO_4^{2-} 浓度的升 高, Cu 电极表面点蚀坑的损伤程度呈先增大后减小的特 征. 在任何 SO_4^{2-} 浓度中, 随 Cl⁻ 浓度的升高, 点蚀坑的 损伤程度都有增大的趋势.

图 4 为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SO₄²⁻/Cl⁻ 正 交体系中点蚀敏感区域图. 可以看出, 在 Cl⁻ 浓度低于或 等于 0.02 mol/L 时, 无论 SO₄²⁻ 浓度的高低, Cu 电极表 面均不发生点蚀. 在 Cl⁻ 浓度高于 0.02 mol/L 时, Cu 电极表面均有点蚀发生. 根据本课题组前期工作 ^[19,20] 得 知,在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SO₄²⁻ 浓度为 0.005— 0.40 mol/L 和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Cl⁻ 浓度为 0.005—0.02 mol/L 的环境中, Cu 电极表面均有点蚀现 象发生. 然而当 2 种环境共存时, Cu 电极表面的点蚀现 象却消失. 该现象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2.3 SO_4^{2-} 和 Cl⁻浓度对 Cu 电极点蚀敏感性的影响

图 5 所示为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SO₄²⁻/Cl⁻⁻ 体系中, SO₄²⁻ 浓度对循环极化曲线滞后环面积的影响. 当 Cl⁻⁻ 浓度为 0.04 mol/L 时, 随 SO₄²⁻⁻ 浓度的升 高, 滞后环面积在较小数值范围内变化. 当 Cl⁻⁻ 浓度为 0.10 mol/L 时, 滞后环面积随 SO₄²⁻⁻ 浓度的升高而减小. 当 Cl⁻⁻ 浓度为 0.60 mol/L 时, 滞后环面积随 SO₄²⁻⁻ 浓度 的升高先增大后减小.表明在该体系中, 当 Cl⁻⁻ 浓度较低 时, SO₄²⁻⁻ 浓度对 Cu 电极表面点蚀坑内自催化效应所引 起的局部酸化和阴离子聚集程度无明显影响. 当 Cl⁻⁻ 为 中等浓度时, 随着 SO₄²⁻⁻ 浓度的升高,点蚀坑内的自催化 效应所引起的局部酸化和阴离子聚集程度减小,点蚀的敏



图 4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SO₄²⁻/Cl⁻ 体系中 Cu 的 点蚀敏感性区域图

Fig.4 Area picture of pitting sensitivity in SO_4^{2-}/Cl^- solution with 0.08 mol/L HCO₃





感性减弱. 当 Cl⁻ 浓度较高时, 随着 SO₄²⁻ 浓度的升高, 点蚀坑内的自催化效应所引起的局部酸化和阴离子聚 集程度先升高后降低. 该规律与 Cu 电极表面腐蚀形貌所 呈现规律相符.

图 6 所示为 HCO_3^- 浓度为 0.08 mol/L, SO_4^{2-}/Cl^- 体系中, Cl^- 浓度对循环极化曲线滞后环面积的影响. 在 SO_4^{2-} 浓度为 0.005, 0.10 和 0.30 mol/L 时, 随着 Cl^- 浓度的升高, 滞后环面积均呈增大趋势. 说明当 HCO_3^- 浓 度为 0.08 mol/L 时, 无论 SO_4^{2-} 浓度的高低, Cl^- 都能 提高 Cu 电极表面点蚀坑内自催化效应所引起的局部酸 化和阴离子聚集程度.



图 6 Cl⁻ 浓度对滞后环面积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Cl⁻ concentration on the area of lag ring in SO_4^{2-}/Cl^- solution with 0.08 mol/L HCO₃⁻

3 结论

(1) 在 HCO_3^- 浓度为 0.08 mol/L, $\text{SO}_4^{2-}/\text{Cl}^-$ 正交 体系中, SO_4^{2-} 能够促进 Cu 电极表面的阳极溶解; Cl⁻ 能够降低 Cu 电极的腐蚀电位, 增强其电化学活性. 同时 Cl⁻ 也能提高 Cu 电极的腐蚀速率促进其阳极溶解.

(2) 在 HCO_3^- 浓度为 0.08 mol/L, SO_4^{2-}/Cl^- 正交 体系中, Cl^- 浓度低于或等于 0.02 mol/L 时, Cu 电极表 面不发生点蚀. 当 Cl^- 浓度高于 0.02 mol/L 时, Cu 电 极表面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点蚀坑.

(3) 在 HCO₃ 浓度为 0.08 mol/L, SO₄²⁻/Cl⁻ 正
 交体系中, 当 Cl⁻ 为低浓度时, SO₄²⁻ 对 Cu 电极的点
 蚀敏感性无明显影响; 当 Cl⁻ 为中浓度时, SO₄²⁻ 对 Cu

的点蚀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 当 Cl⁻ 为高浓度时, SO₄²⁻ 对 Cu 电极的点蚀敏感性起到先升高后降低的作用. 无论 SO₄²⁻ 浓度的高低, Cl⁻ 都能促进 Cu 的点蚀. 蚀坑的自 修复能力受阴离子影响较大.

参考文献

 Wang C G, Dong J H, Ke W, Chen N. Acta Metall Sin, 2011; 47: 354

(王长罡, 董俊华, 柯 伟, 陈 楠. 金属学报, 2011; 47: 354)

- $\left[2\right]$ Lytle D A, Nadagouda M N. Corros Sci, 2010; 52: 1927
- [3] Baba H, Kodama T, Fujii T. Trans Natl Res Inst Met, 1986; 2: 248
- [4] Christy A G, Lowe A, Otieno–Alego V, Stoll M, Webster R D. J Appl Electrochem, 2004; 34: 225
- [5] Edwards M, Ferguson J F, Reiber S H. J Am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1994; 86(7): 74
- [6] Sosa M, Patel S, Edwards M. Corrosion, 1999; 55: 1069
- [7] Edwards M, Rehring J, Mayer T. Corrosion, 1994; 50: 366
- [8] Drogowska M, Brossard L, Menard H. J Electrochem Soc, 1992; 139: 39
- [9] Duthil J P, Mankowski G, Giusti A. Corros Sci, 1996; 38: 1839
- [10] Cong H, Scully J R. J Electrochem Soc, 2010; 157: C200
- [11] Nishikata A, Itagaki M, Tsuru T, Haruyama S. Corros Sci, 1990; 31: 287
- [12] Jujii T. Trans Natl Res Inst Met, 1988; 30: 81
- [13] Drogowska M, Brossard L, Ménard H. J Electrochem Soc, 1992; 139: 39
- [14] Guo Y H, Wang J, Wang Z M, Liu S F, Su R. Bull Mineral Petrol Geochm, 2007; (26): 607
 (郭永海, 王 驹, 王志明, 刘淑芬, 苏 锐.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 报, 2007; (26): 607)
- [15] Fujii T, Kodama T, Baba H. Corros Sci, 1984; 24: 901
- [16] Drogowska M, Brossard L, Ménard H. Surf Coat Technol, 1988; 34: 383
- [17] Reda M R, Alhajji J N. Corrosion, 1996; 52: 232
- [18] Cantor A F, Park J K, Vaiyavatjamai P. J Am Water Works Assoc, 2003; 95(5): 112
- [19] Wang C G, Dong J H, Ke W, Chen N. Acta Metall Sin, 2012; 48: 85

(王长罡, 董俊华, 柯 伟, 陈 楠. 金属学报, 2012; 48: 85)

[20] Wang C G, Dong J H, Ke W, Chen N. Acta Metall Sin, 2012; 48: 1365

(王长罡, 董俊华, 柯 伟, 陈 楠. 金属学报, 2012; 48: 1365)

[21] Abd El Meguid E A, Awad N K. Corros Sci, 2009; 51: 1134

(责任编辑:肖素红)